

抗日战争期刊汇编



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抗日战争期刊汇编（十三）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血 路

合 訂 本

(第一期至第十二月)

要 目

我們的三大主張

我們對於黨派問題的意見

黨派問題平議

抗戰中的黨派問題

問題

關於黨派問題之論爭(四篇)

國民黨之過去現在和將來(十一篇)

我們對於民主政治的意見

抗戰中的民主問題

問題

關於民主問題之論爭(四篇)

戰時組織民衆及改進政治問題(八篇)

民族中心與中心力量

中國教育之回顧與前瞻

試爲青年們解答幾個問題

國際變局與中國外交問題再檢討(六篇)

日本對英問題座談會紀實

香港準備好了麼?

筆

蘇聯出兵問題(七篇)

初期抗戰的經驗和教訓(三篇)

會

大時代青年報國問題(七篇)

戰時經濟建設問題(十五篇)

破局烏歐和國際局勢(十八篇)

蔣委員長英文傳記

閻錫山先生訪問記

陳立夫先生訪問記

許世英先生訪問記

孫元良先生訪問記

一個外國人在虹口火線中的日記

陶百川

陶百川

黃旭初

陳獨秀

陳紹禹等

吳開先等

陶百川

吳鐵城

葉青等

張治中等

胡秋原

陳立夫

王芸生

陶希聖等

澄宇譯

曹沛滋譯

長江等

馮玉祥等

范壽康

周恩來等

翁文灝

馬寅初等

楊家麟

王龍章

何鶴雲譯

季良

楊家麟

王龍章

張常輝

部 血

合 信 本

(第一版至第十二版)

要 目

一、中國人海人口大勢與中國經濟	趙君
二、中國農業之發展與問題	張君
三、中國工業之發展與問題	李君
四、中國交通之發展與問題	王君
五、中國教育之發展與問題	陳君
六、中國政治之發展與問題	周君
七、中國社會之發展與問題	吳君
八、中國文化之發展與問題	孫君
九、中國宗教之發展與問題	鄭君
十、中國藝術之發展與問題	馬君
十一、中國科學之發展與問題	黃君
十二、中國法律之發展與問題	劉君
十三、中國軍事之發展與問題	張君
十四、中國外交之發展與問題	李君
十五、中國國際法之發展與問題	王君
十六、中國國際經濟之發展與問題	陳君
十七、中國國際政治之發展與問題	周君
十八、中國國際社會之發展與問題	吳君
十九、中國國際文化之發展與問題	孫君
二十、中國國際宗教之發展與問題	鄭君
二十一、中國國際藝術之發展與問題	馬君
二十二、中國國際科學之發展與問題	黃君
二十三、中國國際法律之發展與問題	劉君
二十四、中國國際軍事之發展與問題	張君
二十五、中國國際外交之發展與問題	李君
二十六、中國國際國際法之發展與問題	王君
二十七、中國國際國際經濟之發展與問題	陳君
二十八、中國國際國際政治之發展與問題	周君
二十九、中國國際國際社會之發展與問題	吳君
三十、中國國際國際文化之發展與問題	孫君
三十一、中國國際國際宗教之發展與問題	鄭君
三十二、中國國際國際藝術之發展與問題	馬君
三十三、中國國際國際科學之發展與問題	黃君
三十四、中國國際國際法律之發展與問題	劉君
三十五、中國國際國際軍事之發展與問題	張君
三十六、中國國際國際外交之發展與問題	李君
三十七、中國國際國際國際法之發展與問題	王君
三十八、中國國際國際國際經濟之發展與問題	陳君
三十九、中國國際國際國際政治之發展與問題	周君
四十、中國國際國際國際社會之發展與問題	吳君
四十一、中國國際國際國際文化之發展與問題	孫君
四十二、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宗教之發展與問題	鄭君
四十三、中國國際國際國際藝術之發展與問題	馬君
四十四、中國國際國際國際科學之發展與問題	黃君
四十五、中國國際國際國際法律之發展與問題	劉君
四十六、中國國際國際國際軍事之發展與問題	張君
四十七、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外交之發展與問題	李君
四十八、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法之發展與問題	王君
四十九、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經濟之發展與問題	陳君
五十、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政治之發展與問題	周君
五十一、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社會之發展與問題	吳君
五十二、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文化之發展與問題	孫君
五十三、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宗教之發展與問題	鄭君
五十四、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藝術之發展與問題	馬君
五十五、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科學之發展與問題	黃君
五十六、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法律之發展與問題	劉君
五十七、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軍事之發展與問題	張君
五十八、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外交之發展與問題	李君
五十九、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法之發展與問題	王君
六十、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經濟之發展與問題	陳君
六十一、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政治之發展與問題	周君
六十二、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社會之發展與問題	吳君
六十三、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文化之發展與問題	孫君
六十四、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宗教之發展與問題	鄭君
六十五、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藝術之發展與問題	馬君
六十六、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科學之發展與問題	黃君
六十七、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法律之發展與問題	劉君
六十八、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軍事之發展與問題	張君
六十九、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外交之發展與問題	李君
七十、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法之發展與問題	王君
七十一、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經濟之發展與問題	陳君
七十二、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政治之發展與問題	周君
七十三、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社會之發展與問題	吳君
七十四、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文化之發展與問題	孫君
七十五、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宗教之發展與問題	鄭君
七十六、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藝術之發展與問題	馬君
七十七、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科學之發展與問題	黃君
七十八、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法律之發展與問題	劉君
七十九、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軍事之發展與問題	張君
八十、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外交之發展與問題	李君
八十一、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法之發展與問題	王君
八十二、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經濟之發展與問題	陳君
八十三、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政治之發展與問題	周君
八十四、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社會之發展與問題	吳君
八十五、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文化之發展與問題	孫君
八十六、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宗教之發展與問題	鄭君
八十七、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藝術之發展與問題	馬君
八十八、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科學之發展與問題	黃君
八十九、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法律之發展與問題	劉君
九十、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軍事之發展與問題	張君
九十一、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外交之發展與問題	李君
九十二、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法之發展與問題	王君
九十三、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經濟之發展與問題	陳君
九十四、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政治之發展與問題	周君
九十五、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社會之發展與問題	吳君
九十六、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文化之發展與問題	孫君
九十七、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宗教之發展與問題	鄭君
九十八、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藝術之發展與問題	馬君
九十九、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科學之發展與問題	黃君
一百、中國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法律之發展與問題	劉君

本刊內容：文摘譯述創作

讓子孫走光明的「路」



願我們流最後的「血」

(考胡) 底到戰抗量力中集央中護擁

錄目要重

C.3. Q.1.

我們的三大政策……	60	陶百川
長期抗戰中政治設施之管見……	35	健民
長期抗戰中經濟設施之管見……	82	朱義農
試為青年們解答幾個問題……	3	王芸生
香港準備好了麼……	60	沛滋譯
我在中國教練空軍……		周尙譯
我們——廿七年我們同志的道路……		汪精衛
我們——廿七年我們同志的道路……		邵力子
蘇聯出兵問題筆談會……		孫俚工
問百川先生訪問記……		長江等
余漢謀先生訪問記……		季良
上海不愁沒有工作……		慕鴻
平津近影……		夏衍
我們這個刊物……		文摘
編者……		編者

售價五分
預定半年
一元一年
兩元

社長 陶百川
編輯人 龍章
發行人 楊堅

通訊處
武昌候補
街廿四號



我們的「三大政策」

陶百川

中華民國真已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不能再不一致奮起，築成一嶄新的長城，敷開一條活的路。

我們何以達成這個築城開路的任務呢？我請提出三個口號：

- 第一，擁護中央；
- 第二，集中力量；
- 第三，持久抗戰。

全國上下，除了漢奸賣國賊，現在無不一致擁護中央，這是鐵的事實。但是我們還得明瞭：擁護中央，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要（一）幫助政府，（二）服從領袖。前者要做到（一）不和政府為難，（二）一致為政府的後盾。凡是存心和政府作對，以削弱政府的力量，或消極的對政府不合作，祇唱哀調，不入地獄，這都不是真正的擁護中央。其次，服從領袖，要做到（一）信任領袖，（二）接受領袖的指導和命令。凡是懷疑領袖，對領袖不甚放心，或對領袖的指導和命令，祇作有條件的接受，或雖接受而陽奉陰違，凡此都是領袖的敵人，也不配說擁護中央。

但是，擁護中央，不是要我們大家都做政府的「順民」：順民有時是幫助不了政府和領袖的。這似乎是一個矛盾：既要幫助政府和服從領袖，但同時又不能做順民。如何解決這個所謂「矛盾」呢？我以為祇有實行「民主集權制」。舉一個例：譬如

決定一個政策，在民主集權制之下，中央先要博採輿情，並須積極的發動人民來貢獻意見，人民也要常作權利或義務一樣的發揮意見，以供政府的採擇，聽候政府來決定。等到政府決定之後，人民就當一致奉行，不得反對，不得怠工。這樣，政府博採輿情，尊重其公意，人民授權政府，服從其權力，——這不是單純的民主，也不是單純的集權，這是最合理的民主集權制。唯有在這個制度之下，「擁護中央」，才能收到切實的效果。

「集中力量」的必要是人人知道的。在「抗戰第一」的口號之下，力量也應該可以集中。但是我們還得明瞭：集中力量，不是要大家做官。政府不可把每一個有用的人都拉到政治舞台上去，人民也不能希望政府都請他們去做官。然而，熱心利權的人不必說，一部份自好之士，似乎也有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為做官就是救國，或以為做官才能救國。做官可以救國，這是不錯的，但救國不是一定須做官，而做官也不一定就能救國。集中力量假使必須做官，則其弊害實大於力量之不集中。

集中力量的要點，是鞏固並擴大現在的民族統一陣線，就是時人所說的「統一戰線」。這個「各黨各派」集中於國民黨領導之下的偉大的力量，我們必須加以愛護和鞏固。因此，我們必須相忍相讓相助，避免一切摩擦和可能引起磨擦的一切誤會。我希望每個同志和友人都能仰體領袖「集中國力」

以決心，親愛精誠，團結到底！我們要擁護中央，我們也要集中力量。祇想集中力量，不肯擁護中央，這正是我們所反對的；祇是擁護中央，不願集中力量，這也是我們所期期以為不可的。

最後說到「持久抗戰」，或「抗戰到底」。關於這點，蔣委員長說得最透澈：「吾人為國家民族與世世子孫計，犧牲雖鉅，無可避亦無可辭」。與其屈服而亡，固毋寧抗戰而敗。戰敗終有轉敗為勝之時，滅亡永無復興之望。國家獨立之人格一屈，敵人宰割之方法愈酷，萬劫不復，即永陷於沉淪！而且「戰使我全國同胞不屈不撓，前仆後繼，隨時隨地皆能發動堅強之抵抗力；敵之武力終有窮時，最後勝利必屬於我。」

蔣委員長這番道理，現在已經家喻戶曉，這真是極好的現象。然自德國大使奔走和平的消息傳出之後，民間就發生兩種反應：一是樂觀，一是悲觀。前者以為中國就可重過太平的歲月，後者以為中央就要對口寇屈服。我以為這都是要不得的。第一，勝和不是屈服，一聞「勝和」兩字而就相將以伯有，這不是認識不足，就是神經過敏。我們對日雖不能希望「光榮的和平」，然若真有一個光榮和平的到來，難道我們也喊「主和者皆漢奸」麼？和而屈服，而亡，我們自須反對；和而不屈服，而可以亡，我們似乎不應無條件的反對。求和自然是利少害多，若他人提議而姑與之談，似乎也不必大驚小怪。而且我們的領袖忠勇為國，他一定能為國家民族作最有利的打算，我們既已信任了他，我們不必再妄加猜疑，更不可張大其詞，鬧得滿城風雨

（下文轉第三頁）

長期抗戰中政治設施之管見

政治在戰爭中的重要性，我想這裏不必再加說明；但是今年的政治設施，在現階段的抗戰局面下，不容我們不加以檢討，不容我們不貢獻一些意見。

我們這次是長期抗戰，所以過去六個月只能說是抗戰的開端，今年才正式的大會戰，今年才能決定我們戰爭的勝敗，今年才是決定國家民族存亡的重要關鍵。我們在軍事上要陣容一新，我們在政治上也要與民更始。

過去六個月抗戰的事實告訴我們：我們的挫折，不僅是軍事的原因，同時也是政治的原因；因為政治的設施不能和軍事的行動合拍；名為全民抗戰，但實質上民衆動員的工作沒有做到適合戰時的需要；不論在前方，後方或失地，都未能充分表現出政治的力量。其原因所在：制度方面，機關太多，中央地方的機關不緊密，以致事權不一，指揮不便，平時已覺行政效率太低，一過戰事，大家緊張慌亂，上也督各行其是，不相為謀，下也者素性袖手旁觀，在前方的忙於逃難，在後方的若無其事。在人事方面，不但才能與經驗不夠應付戰爭狀態，甚至有趁火打劫，在恭維之際，棄捨而去，假使我們一在戰區各地的救國公債和地方公教的下落，一定可以發現幾筆大「混賬」！

政府對門度及人事方面的種種弊端，過去未始不加以注意，考試院和監察院的設立，就是受「選賢與能」，除貪去污，但因執行不力，成效太少。

今年元旦行政院的改組，合併機關，集中事權，確是戰時行政的一大改進。但是究竟怎樣才能健全戰時政治機構，政治設施怎樣才能適合戰爭的需要，這依然是急待解決的問題。

在本年度全面抗戰的重要階段中，政治設施既以適應戰爭及加強抗戰力量為第一要義，因此我們主張政治機構應置於軍權控制之下，換言之，就是軍權高於一切。目前即使不將現行的行政系統予以變更，但軍權應如何控制政治，這是不容不確定的。我們主張在軍事最高機關之內設置國家總動員委員會，制定簡單切要的總動員計劃，送交行政機關切實執行。行政機關在這種計劃之內所自定的實施細目及步驟，應送交總動員委員會審查。總動員委員會份子應由行政機關的長官參加，並要有原機關負責人員長期在會工作。總動員委員會份子要絕對健全，萬不能視為失意政客官僚的收容所，這是我們戰時政治的總發動機，不容我們再敷衍了事。總動員委員會如果能發揮其功能，軍事與政治亦可打成一片。

至於軍事機關本身的組織，亦應以簡單統一為原則。我國現行的軍事機關組織，以軍事委員會為最高機關，必須將國家一切軍事機能總攬於軍事委員會之下，才有健全的機構和活潑的機能。我們主張該機關的區分為四個部份：即軍令，軍政，軍事訓練，政治訓練四種。軍事委員會的原有作用是掌管軍令，戰時自應仍舊，並加以活潑的運用。

(上接第二頁)

。至於以和為可以過太平的歲月，這顯然是極大的錯誤。「匈奴未滅」，國仇未報，失土未復，即使和平了也顯然是暫時的；太平的歲月，看來不是我們這一代所能享受的了。

以上三點，是我們的三句口號，也可以說是我們對國是的「三大政策」，欣逢歲序更新的時候，又當本刊發刊的機會，匆匆寫出，願共勉旃！

閻百川先生訪問記

季雲

我這次到臨汾以後，深感這裏的空氣比較以前太原時緊張得多，新鮮的了。為明瞭真相起見，特於二十五日晚間八時訪問司令官於某處，暢談了半小時之久。

閻氏着與兵士同樣的灰色軍衣，鬚髮斑白，比較記者十九年在北平見面的時候蒼老得多了。不過他的精神似乎比較以前更為健旺，而其態度之樂觀與沉着，亦充分的表現出他主張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屈服。

我首先問：「閻先生已提出鮮明的政治口號，這裏近來抗戰的空氣也特別濃厚，希望閻先生能講幾句話，藉以鼓勵軍民心氣，謀抗戰的勝利」，

「可以」，他很和藹的作答。

「閻先生對抗戰形勢認為樂觀的還是悲觀的」
「這要看我們今後的做法怎樣，我們若能在政治上以民族革命為抗戰的旗幟，堅決的抗戰到底，則前途極可樂觀。所謂民族革命的要旨，就是組織民衆，訓練民衆，武裝民衆，拿民衆作為抗戰的中

軍事部平時隸屬於行政院，我們主張應改隸於軍事委員會，使它的活動與軍令部的活動步調齊一。軍事訓練是要把現有軍隊及預備軍隊加以統一的嚴格的訓練，以增加軍隊的戰鬥力，並使兵額補充源源不絕。政治訓練是要把軍隊政治訓練與民衆政治訓練雙管齊下，以提高軍民政治意識，而收軍民一體全面抗戰的成效。

以上是關於中央政治機構的簡單說明。至於地方政治，我們僅提出兩點：第一，地方政治應絕對置於戰區長官指揮之下，這已見於軍事常局的明令，我們只希望其施行，而加強其力量。第二，地方官吏之人選，應擇奮發有爲，足以支持戰爭局而者充任之。「厲行廉潔政治」，雖係老調，仍爲切要之圖。我們應該嚴格提拔朝氣蓬勃熱心努力的青年主持縣鄉政務，所有弄氣沉沉祇想升官發財的大小官僚應該一舉而廢清之。一面厲行視察制度，督促其工作，而防止其貪污。此種視察人選，或由行政機關與監察機關合作，或全山監察院統籌辦理，均無不可。至於現行地方行政制度，不必加以變更，因爲中國的事，人的問題依然比制度的問題來得重要，只要任用得人，政務是不難推進的。

在這裏我們要提出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即失地之政治組織是。我們的抗戰，如果在失地能做到絕對的焦土，民衆能全部隨軍隊轉移，則失地的政治組織問題根本不存在。但事實上並不如此。我們的焦土政策只能在市鎮上實施，鄉村方面勢難徹底實行；並且敵軍也只能佔據市鎮及交通綫，鄉村方面不能全部佔領那裏便定有相當的政治設施，消極

的可以維持安全，積極的可以擴大游擊戰。在過去戰爭中，縣政人員，一聞警耗，即倉皇退却，放棄職守，於是傀儡式的維持會即應運而生。產生維持會的背景，不僅是敵人要求它來供其利用，而一般人民在無政府狀態下，亦不得不自動爲類似的組織。這不能專責人民全無心肝的去做漢奸，因爲我們未能加以合法的領導所致。我們主張，在某區域一部份或周圍被敵兵侵入或包圍時，縣政府仍應與未退走的軍隊或民間武力密切合作，維持行政系統，並儘量的發動游擊戰。即令被迫不能公開，亦應秘密活動。設法制止漢奸維持會的產生；即令有偽組織的產生，仍應秘密結合一切力量，從事抗戰救亡的工作，使敵人到處荆棘，疲於應付。這決不是幻想，而是可以以有效的辦法付諸實施的。（失地的政治活動問題，本刊下期擬專文論之）

其次，關於政治的設施問題，亦即戰時民衆總動員問題，我們主張實施下列幾點：

第一，健全保甲制度。保甲是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的基本工作。這種制度在戰時尤爲重要。如果組織健全，運用得當，在前方可以支持戰爭，在後方可以維持安寧，肅清土匪，漢奸，間諜；尤其在失地，可以運用作游擊戰的基礎。健全保甲制度簡單扼要的方法，就是選用忠勇幹練人員作保甲的幹部，一掃過去敷衍塞責之弊。

第二，勵行國民軍訓：過去的國民軍訓，祇予民衆以定期的基本的軍事訓練，結果，壯丁訓練的數字雖多，然未能對抗戰發揮很大的力量。我們主張此後的軍訓，應由靜的軍訓變爲動的軍訓，即是

壓力是。這才是弱國戰勝強國的康莊大道。這樣在軍事上所遭暫時的部份的失利是不足爲慮的，因爲我們的民衆已經充滿了民族意識，敵人到一個地方貼一張佈告總不能就算亡了我們。而且就敵人的國力言，他雖能侵略我們，然而却不能消化。日本某貴族議員會規勸他們的軍人說，政府還要拼盡國力二十年，然後才能談到併吞中國。可見敵人的名達之士也承認他們自己的弱點。我們若不能這樣做去，則抗戰的前途就難說了。

「就閻先生觀察，我們今後是不是能舉國一致的舉出民族革命的旗幟，爭取抗戰的勝利呢？」

「現在還看不定，他遲疑的答。」

「然則閻先生認爲今後還有和平的可能嗎？若有意志不堅決的人主張和平，閻先生將持甚麼態度呢？」我更進一步的問。

「在南京陷落以後，和平已不可能了，過去也只聽得說德國大使陶德曼曾作過和平提議，別的沒有聽到。敵人這次侵略我們已鑄成大錯，使他們欲罷不能，攻我南京以後，其錯誤愈深，勢成騎虎，他們是不能不將錯就錯的幹下去了，又何能言和！」他肯定的答。

「閻先生對數月以來抗戰的經驗和教訓能爲我們指示出幾點嗎？」

「我們失敗的原因，可以由古人所說未雨綢繆那句話加以解釋，我們過去沒有做到未雨綢繆的功夫，責任該由誰負呢？我認爲這已往因於千百年以來政治上的腐敗許許多多的原因積聚到現在來所得的結果，國民黨秉政不久，自然也不能於頃刻之間

受訓的壯丁，應挑選一部份，在後方組織自衛隊，以肅清漢奸脫隊的活動，同時不斷的作補充兵的来源。在前方或失地編為游擊隊巡邏隊等，直接間接從事軍事工作。

第三，智識份子的訓練與任用：智識份子的國家觀念最為濃厚，同時也是民族抗戰的主要力量，我們對於全國失職的專門人才，智識份子及失學青年，應加以普遍的登記，適宜的訓練，而予以相當的工作。名義不妨稍優，待遇不妨略低。我們過去抗戰的挫折，在前面已經說過，不僅軍事的原因，同時也是政治的原因。如果我們任用成千成萬的智識青年，以代替一部份貪污土劣，從事戰時政治工作，其所收的效果，是可以預約的。

最後，我要提出一個薪金改革問題。在這樣抗戰的嚴重局面底下，各機關從事戰事裁員減薪，然薪給仍然不合理。薪額雖然打了折扣，而高級官吏的公費特別費的收入，每日的數字，較之一般大學生所希望的每月最低限度收入為多，換言之，就是高級官員的收入，幾二三十個大學生而有餘。因此，在戰爭期間不應有的腐化奢靡的生活，仍然充滿於各機關中。至於因戰爭而趁火打劫者尚不在內。我們並不希望薪給完全平等，但薪額太大，以致一面養成腐化淫佚的生活，一面使國家對有用份子不能給以最低生活費，使其為國效命，這是非常不合理的。

這次抗戰，正是國家安危，民族存亡之所繫，我們的政府正在苦心孤詣的籌劃挽救危局的方策，我們願把我們的意見提供政府和民衆的參考。

十一月十九日離京有感 梁寒操

驅車哈爾濱出門國
回望松楸一泫然
此去好籌長抗策
紫金靈爽視中原
興國昔曾憑赤手
救民原矢憑丹心
黨魂復起應有日
未信神州遂陸沉
從來禦侮非憑險
幾見興邦祇藉兵
教死教勞今後事
能圖衆志乃長城

槍執在我的手裏

郭源新

槍執在我的手裏，
槍，是我的光榮，也是我的生命。
不浪費一粒子彈，
見一個敵人便給他一粒！
要光雪亮的刺刀，
要飲喝的是敵人的血。
我倒下了，
但一同倒下的我的槍。
有一絲氣兒在，
敵人可別想碰一碰我的槍。
槍執在我的手裏，
槍，是我的光榮，也是我的生命。

按回國後，九一八以後，我們的國家雖然已有準備，但無適當的準備，還是沒有做到未雨綢繆的功夫。百年來在政治上既然不能現代化而培養國力，欲在目前求得軍隊之現代化而戰勝強敵，那自然是很難的。所以這次在戰略上戰術上甚至到戰鬥上都表現出許多的錯誤來。在戰略上處於被動地位，常為軍事上失利的重大原因。最令人心痛的是軍紀不良，戰敗以後的軍隊到處亂來。我們不怕失土地，最怕失民心，軍紀不良為害最大。南京有人說，曾經預料到軍事的暫時失敗，然而沒有預料到軍隊的紀律不佳。我說，我不惟預料到軍事的暫時失敗，也預料到軍隊的紀律不佳。自古以來，凡戰敗的軍隊無不如此。

「然則今後我們的辦法應該怎樣呢？」

「我們首先要建立現代化的政治，則軍隊之現代化自非難事。若是尋求軍事之現代化而忽略了政治之現代化，那無異捨本求末，還是無濟於事。」

「怎樣才能建立現代化的政治呢？」

「我認為在目前抗戰中，中央政府要提出第一等的口號來，團結國民中第一等份子即最具抗戰堅決意志的份子，於這一口號之下，為政治機構和抗戰的中堅力量，則國民中第二第三等份子自然會跟着前進。譬如鐵路上的列車，只要有了火車頭，則車皮就是老一點都可以拉着走的。中國四萬萬人若有一百萬第一等份子團結在政府領導之下，則三萬萬九千九百萬其他比較落後的份子自然也可以跟着走了。反之，假如中央政府所提出的口號是第二等而不是第一等的，那麼國民中第一等份子的政治意

長期抗戰中經濟設施之管見

朱繼農

我國抗戰迄今，既逾半載，津滬青濟等之重要工商區域，相繼淪陷，我國經濟上已發生空前未有之大變，舉凡生產消費交易分配諸機構，完全失其固有之常態。在此艱難環境之下，我國法幣，對外匯價，尚能維持相當之穩定，對內物價，亦未發生劇烈之變動，此固為上下一德一心共赴國難之表現，亦國際切實合作之效果，而財政金融之處置得宜，亦為其主要之因素。

我最高領袖已抱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之決心，我國國民經濟，將因戰事延長而入於新的階段，為適應此種環境起見，今後之經濟政策，似不能不從速有所決定。蓋抗戰力量之強弱與能否支持長期抗戰，當以經濟力量之強弱與能否長期支持為關鍵，此吾人所應深切注意者也。

抗戰以來，中央對於財政金融，雖已有緊急之處置，而其最苦思焦慮者，厥為匯價準備之充實。惟長期抗戰，外匯似當以穩定為目標，而價格的統制貿易，實為要圖。蓋吾國如能將土產儘量設法外銷，對於非戰爭所必需之貨品，儘量設法減少其輸入，則外匯之充實與穩定，固較易操勝算。誠以依目前狀況而論，普通外貨輸入已漸形絕跡，所成問題者，國產貨品，是否能源源運至國外市場，以換取外匯，為政府購買戰備軍械必需之付款耳。

滬津青濟等處之工商區域，既受敵軍蹂躪，則我國產業之向內地移動與復興，亦目前急切之問題。但工商業受戰事之影響，固定資產，既已大受

損失，而流通資金，又以金融緊縮，無法籌措，在政府方面，急應統籌籌劃，為產業復興之計。論者每於戰時憂慮通貨膨脹，物價高漲，但以過去數月之現象言之，除生活必需品如米煤等因交通不便，無法運入接濟之區域而極端上漲外，其在內地，則頗不穩，或反下落。此固由於交通阻滯運銷不便之故，然內地之產業衰敗，原料消費減少，亦其一因。是以政府應在可能範圍內，大量供給資金，補助後方生產，增進抗戰力量。

籌措戰費，不外發行內外公債，提高稅率，及適度的通貨膨脹三者。抗戰開始後，我國已發公債五萬萬元，今後戰事延長，需款尤巨，增稅之法，實屬緩不濟急，無已，祇有採行適度的通貨膨脹之一途。雖通貨過分膨脹，當然弊端百出，若為適度的及有限制之膨脹，而加以相當之管理，自可無害而有利。若或以為膨脹開始，即將無法限制，似不妨另發行一種國庫券，為支付之工具。國庫券雖在市場可與法幣有同等效力，但不得以之購買外匯。如此既可影響法幣之信用，而市場又多一付籌碼，使產業資金，得以充裕，此在財政當局之運用如何也。

「八一三」事變之後，財政部即限制提取存款，此殊非最妥善之方法，如以防止資金逃避為理由，則大量資金之逃避，早在戰事爆發以前。且防止資金逃避方法正多，何必用限制提存之一法。因限

望不能滿足，自然就要與政府對立起來，甚至於使革命政府不能不制衡他們，這樣一來，國力又要消耗於對內了，如何還能夠抗強敵呢？前邊我所說組織訓練和武裝民眾，並不是對全體國民言，而是指那組織訓練和武裝國民中第一等份子，這就夠了。要普遍的把國民加以組織訓練武裝，不惟極困難且亦無意義，這就是在目前抗戰中實現政治現代化的最要法門，我們果能這樣做去，敵人侵略我們固然是我們的不幸，可是要從另一方面想來，却是敵人幫助我復興民族了。

他繼續說：「中國自秦始皇統一天下以來，這種大統一的國家雖然有大的存在了兩千多年，這是世界史上實所罕見的。秦始皇焚書坑儒，眼光專門對內而不對外，時時都在防他的老百姓造反，不求進步，歷代都是如此，便形成了一種腐敗的政治，政府成了專門壓迫人民的機關，後世一旦要反其道而行，自非易是。譬如，歷代政治腐敗，滅絕人民負擔這一問題成為強有力的輿論，數千年來幾乎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救民之道。現代的國家就不然了，牠不但減輕民眾的負擔，還要加重民眾的負擔，以為國家富強之基。你看歐美各先進國家那一國的國民不比中國人民的負擔重？法國英國那一國的苛捐雜稅不比中國多？可是中國就沒有人敢提倡加重人民負擔。你看全國的報紙那裏有登載過這類議論的？去年太原的報紙上曾經登載過，那不過是政府強迫的結果。我們的政府要取消苛捐雜稅，全國報紙也一致擁護這種辦法。我曾對孔庸之說過，取消苛捐雜稅就是取消國家的富強。過去因為政治腐敗

，制提荷之故，人民反起恐慌，本不欲提存款者，見此情形，將因不能預料其結果，而逐漸設法提款以資調劑。現已提取已將贖者，且不敢再存，以防受其他意外之虞。一面減少人民之信心，一面減少資金之周轉，即對於募集公債，亦有莫大之影響，似不如從速取消之為愈也。

抗戰後經濟政策施行之及即著者，除四行聯合貼放委員會外，則為三調整委員會之設立，及中央信託局兵險之承保，一、設立農產調整委員會，收購農產，以活潑農村金融；設立工銀調整委員會，為廠商謀生產，為僑商謀運銷；設立貿易調整委員會，調整重要商品運銷國外，以換取外匯。如能向預定之目標做去，自為抗戰有力之機構，果能切實調整，普為運用，不獨有利民生，亦裨進外匯穩定之一良策也。

以上所陳，係就現時重要經濟設施，略陳梗概，至西南國防經濟之建立與工商組織之系統化及健全化，則其關係抗戰前途，尤為至深且鉅，固亦不可不注意也。

願我們流最後的「血」

讓子孫走光明的「路」

廿七年元旦滬漢途中

龍章

(一)

萍蹤計載遠家鄉
佳節多從客裏忘
添憑風光成異域
數湖草木豈天竺
拋開茶綠親千里
肩上我裝志四方
諸君毋為征士念
實龍有日滿稱鄉

(二)

爆竹一聲歲序新
朔風道上步征塵
國難入會同仇敵
志士投懷登惜襟
腹內終朝驚鐵鳥
哀鴻何處聽天倫
遙知慈母思兒切
忠孝難全兩地身

才有減輕人民負擔的要求，現在我們應該澄清政治、消除貪污，節省開支，不應該只以減輕人民負擔為富強的方法。這種結果，將適得其反。由這一事實證明政治上的改革，要一反兩千年來的積習是很難的。不過，只要我們肯做，事情沒有做不到的。譬如蘇聯，人家叫回苦幹，一個五年計劃便富強起來了，到現在便無人敢侮。這便是未雨綢繆的成績，我們今後也要打起這種精神來。

「閻先生目前創辦民族革命大學是不是「製火車頭」的意思呢？」

「不是的」，他說，「那是一種臨時救急的辦法，為的改造地方軍隊，所謂「製造火車頭」這種事情非由中央政府去辦不可，地方政府絕無這種力量的。」

「晉南目前的軍事形勢怎麼樣？敵人最近是否要南犯？軍隊的整理已就緒了嗎？」我繼續發問。

「軍隊的整理已差不甚麼了，敵人最近由雁門關向太原集中，由正太路運到幾次方面的彈藥也不少，似乎已有南犯的準備，今天敵人分三路向遼縣和順方面進攻，已被我們打退了一路」。他答。

「就閻先生觀察，敵人數月以來對我們作戰已耗去了多少力量？」

「日本步兵役年齡的國民，至少有三百六十萬，至於能參加戰鬥的兵力，也有二百多萬，今後對我們繼續作戰自然還有力。不過他們的兵力有準備對蘇聯的有準備侵略我們的，決不能傾全國之兵以謀我。數月以來他們把東來準備侵略我們的力量

試為青年們解答幾個問題

王芸生

我是本月十五日來到漢口，到達裏行裝甫卸，便讀到一位青年朋友徐芸君，預先寄來的一封信。這封信的內容，觸及當前的許多問題，我認為有把它發表並加以公開答覆的必要。因為這封信內所提出的問題，是一般知識青年的共同苦悶，而我要說的話也未必便是一個人的私言。

抗戰到了今天，我們在各方面的缺點均無情的暴露出來，我們只有勇敢的接受因此所得的教訓，萬萬不能悲觀，因為悲觀非但無用，將更害事。

在抗戰開始以前，我未曾主張過政府立即抗日。我深知這中國的建國運動與日本的大陸政策的衝突，遲早必會爆發，可說是不可避免的宿命；但總希望我們的建國工作做到相當的程度時再爆發，則我們的抗戰將更有把握些。在抗戰開始以後，我們便絕對不可再有別的話說，惟有從各方面盡力，以支持抗戰的利益。

你說：「在抗戰以前的一個時期，覺得言論界知識界領袖有一個任務，即開發中國現代史的進步的潮流，使國民認識國家是有前途的，建國運動是應該擁護的。」我覺得在抗戰後的今日，言論界知識界也一樣的不應卸除這個任務。這半年來的抗戰，即使我們已受了相當的挫折，這挫折也是有了近幾年的進步機能受到的；否則，說不定不須敵人實槍血刃便可達到他們的目的。在一切技術細節上，尤其歷史功罪上，我們以後儘可對政府有許多客觀的批評；但在目前，我們做國民的，惟有對政府支

持下去，盡力支持下去，並且要澈底認識這點支持下去的熱誠與勇氣，便是我們國家的絕大進步。我們惟有在這個基礎上，更接受抗戰以來的一切教訓，克服內外的一切困難，國家必能在血跡魔障中走上一個光明的前途。

抗戰將發展到何等結果？我認為，在我們這方面，絕不能接受亡國的條件，對方在瘋狂的狀態下，也絕不會給我們一個光榮的和平。一般人多憂慮屈辱妥協，我則不然，因為所謂妥協，從各方面去觀察，皆無這種根據。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惟有繼續拼戰下去的一條路。一般人太把日本看輕了，因而發生「一抗必勝」的幻想。懷着這種幻想的人，看似堅決，其實脆弱，抗戰初期的一些當然挫折，便可使他們震盪失次。日本是東方的巨強，我們「抗則已，如其抗之，便必須準備接受一切當然的苦痛。我不懂得軍事，且毫無研究，單從直感上講，以兩國軍事力量的懸殊，我們如果抗戰，則沿江沿海的被佔，可說是難於避免的。今後抗戰發展，說不定沿江沿海的土地還要盡失，我們要在內地各省維持住政治中心，一面繼續抗戰，一面加緊訓練新軍，把軍事長期的支持下去。日本縱能暫時佔據住我們沿江沿海的土地我相信絕無充足的兵力來控制全中國。只要我們能保持住一個維繫全國的政治中心，從各方面努力支持長期的軍事對抗，以待環境的變化及敵人的崩潰，是很有可能的。你問我「政府預備作到什麼結果？」我不能直接知道

已經耗費殆盡了，今後要繼續侵略我們，自然要發生很大的困難。所以我們若能持久下去，自然有取得最後勝利的機會。當折口戰爭開始之時，敵人原聲言數口以內要打敗我們，但攻到第六天還沒有攻下來，日本國內輿論大嘩，非難之聲四起，認為「泉軍」太沒面子，不允繼續由國內增兵，因為他們不能把準備對蘇聯的力量儘量犧牲於中國。折口戰事延長到二十三天，日本軍部和敵指揮的高級將官無不焦急，不幸我們因戰略關係而撤退了，予敵人以機會。敵入下太原以後，馬上調習北之兵於上海。可見敵人此次對我作戰始終是以一部份有限的兵在各線上調來調去，我們若能於守住上海和折口之時，由平漢線北進，突破敵人一路，則敵人之失敗亦意中事，可惜平漢線沒有能及時進攻。」至此，我因國氏尚有要公特理，乃匆匆告別。

余漢謀先生訪問記

慕鴻

一個星期日（十二月十九）的早晨，二次的空襲緊急警報也響過了，我坐了一部車子，向東山方面進發。

不一會，車停下來了，門口的衛士跟我打了個招呼以後，把我讓進去了。原先答應給我們介紹會談的鍾天心先生，他正在余（漢謀）總司令底會客廳裏等候着我，時而是我們早約好了的。

余總司令下樓來，跑到我們座談着的客廳門前來，了，鍾先生給介紹完畢以後，我們深深地作一次初度會談的握手。

我坐在正面的沙發上面，余總司令和鍾先生分

政府的意見，但我覺得政府應該這樣做，我們做國民的，尤其應該擁護並協力政府去這樣做。

你問我：「中國建國的中心力量如何？什麼是國家？國家是以強有力的統治為基礎呢？還是以一個島合之衆式的聯合為基礎？」這不用我答覆，在你發問的情緒中已充分表示出「是」與「否」的認識了。對於這一串問題的認識，我與你是大致相同的。我們的建國的「中心力量」，是寄託在全國國民純粹的國家意識上的，它的表現方式便在於能够接受這種意識並有力執行這種意識的統一政府。在這次抗戰過程中，全國人應該痛切感覺到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了，並認識了什麼是國家及國家之應該實愛。無疑問的，國家所以強有力的海結為基礎，島合式的聯合不足為國家的強固基礎。

我到武漢後，看見幾種刊物上正在紛紛討論着內部的團結問題。這自然有客觀的根據，但在我的主觀感情上，總覺得這已是現在所不應有的現象。現在我們只有一個唯一的問題，抗戰。到現在還夾雜着去討論團結不團結聯合的不聯合問題，真是令我們做國民的難過了。上月我曾寫了一篇題為「加強內部團結」的文章，其中有兩節說：

「到現在，軍事情勢日益嚴重，抗戰前途日益艱難，我們更應加強內部的團結，不許發生一點內部的摩擦。我們要絕對擁護這辛辛結成的中心勢力，不許發生一點離心力。到這時候我們再不要對政府懷疑了。我們對於政府的一切，不論加以善意的檢討，以增進活力，萬不可加以無端猜測，以削弱自己的力量。大家要

認清，這一點中心勢力，是我們的強鄰所最不容許的，我們便必須對它加倍愛護。我們要在這一團結的局面下，而向強鄰爭生存，或者與鄰同殉。……

「日本正用兵力縱橫割我們的土地，在各地製造大大小小的傀儡政權，假使我們的中心勢力再被他摧毀了，那簡直就是全中國的覆滅。在這嚴重關頭，我們中國人要堅強把持住國家的意識，不為威脅，不為利誘，不助外人來做毀滅自己的工作。同時，更要認識清楚國家的危機，混除黨氣，相親相諒，共同維繫國家的生命。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要結成一個團體，像一塊巨大的金鋼石，透明透亮，堅硬不磨！」（十二月十三日上海大公報社評）

在大公報出版宣告停刊的那一天，我還發表了一篇「不投降論」，其中有一節說：

「現在我國國難的重壓下，凡是中國人，已無黨派的分別，政見的異同，惟有一致尊奉中華民國的正朔，擁護蔣委員長所主持的國民政府。政府要戰，大家絕不投降；即使國民政府退入苗山，大家亦唯國民政府的馬首是瞻。在平時，大家對政府的措施縱有不滿，對政府政見縱有不同，到今天，一切無話說，惟有同舟共濟，生死榮辱，一切與共。」（十二月十四日上海大公報社評）

這些話都是我在孤島上的吶喊，現在把它搬到武漢來複述一遍，或者不無需要吧。這些話，好像

坐了左右的兩張椅子，還是我首先開口發問：「現在報章宣傳敵人要進攻華南，一般民眾心理不無影響，所以我要不揣冒昧地來打擾一次，好聆採廣東的最高當局底意見。」

「關於敵人的南侵北擾，這早是我們意料中的事！」他在嚴肅地，語調卻是緩慢而又清晰的開始說話了，「我們底軍事方面是早就準備好了的；不過，我們更進一步，注意民眾的總動員！所謂全面抗戰，單憑着軍事的力量是不夠的。」他說這幾句話的態度是異常堅決。

「我們不怕都市失陷，祇要農村呼應得好，農民聯絡得好，敵人那裏敢深入呢！」——這話一點都不錯，我們當然不是放棄都市但更須注重農村。老實說，我們過去幾個月的小吃虧，都是這麼的一個問題，都市裏的民眾運動工作固然不夠，而農村裏的救亡運動，還簡直是沒有發動起來呵！

「我們要派員指導民眾，組織民眾。但是，在這個組織與訓練底過程中，仍然是以民眾為主體的，我們充份地鼓勵他們公選率領人。比方他們公認誰是領導者，那，我們是不管那一位過去是否在地地方上佔有勢力的，我們通通樂予登記，替他們負責辦理跟鄉領袖聯絡的工作，這麼一來，他們在本鄉裏可以自衛，在同一區域裏，可以取得聯絡，那不是力量很大嗎？要是敵人進來了，他們隨時有被襲擊的可能，他們休想要深入內地！」他說到這裏，鍾先生也補充了一點很寶貴的意見。

我忽然記起了我們鄉村裏很多的槍枝，於是接續下去說：

是主張無條件的支扶國政府，這無論在主義客觀方面我都承認。這是一個大前提，其他一切，如人事的調動，機制的健全等，都是技術問題，都須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求其純正的進行。我在談團結建國時主張擁護並培植這個中心勢力，在支持長期抗戰的今天，我們更應該如此。我對於政府的措施並不完全滿意，在「芸生文存第二集」裏有一篇未曾發表過的文章，題目是「沈痛的自問」，在那篇文章中，我會沈痛的討論到政府幾點重要的缺失，並會沈痛責備自己對於政府缺少了批評功夫，「沒有嚴正批評的愛護，結果變成了姑息」。直到現在，我還痛惡有對政府下嚴正批評的責任，但同時痛感對這點中心勢力有萬分愛護的必要。即使說這一點心情是近於「偏私」，而這一點「偏私」却發生於我對於國家的熱情烈愛。誰是孤臣孽子？他會了解我這一點心情。我對於國家的前途，認為大家應該維繫住國家的中心，接受抗戰以來的一切教訓，從各方面來充實並改善我們國家的內容，由抗戰到建國，都應該遵循這一條大略。你說：「中國最需要的，就是一個强有力的國家中心，它具遠大清楚的眼光和自由的意志，那麼中國無論環境如何惡劣，都不愁無辦法。」我完全同意。

講軍事，我是外行。你懷疑「能否真正接受教訓」，我相信血決不白流。這半年來抗戰的一切的經驗與教訓，由領袖到中下級將士，他們必能全部或一部的體認與接受。不如此，還成為有頭腦的人嗎？

功夫，甚至把力量用到相反的地方。這問題較為具體而瑣細，現在可不詳談。總之，我們過去太不懂得什麼是外交。鄭處督辦兩大之間，一個子產能使強鄰敬畏，指國家於磐石之安。我們這樣大的國家，不修內政，不備外交，結下強敵，而無實友，甚至把國家安危懸諸寄託於國際均勢的迷夢之上，自然遭到今天的教訓。現在國際不少朋友對我們幫忙，這可說完全由於人類的同情及各個的利害，並非是我們的外交取得的。今後的外交趨向，首先我們要在已務上取得旁人的敬重，再加日本軍閥的瘋狂，我們的朋友將逐漸出來。自然，我們在外交技術上還須用力講求。

我曾一再呼喊中日問題的根幹在於文化，談到文化，真够我們覺悟懺悔的，而且是我們建國工作的根本致力之點。我們在現代文化上落了伍，自華盛頓會議以來又失去了自力立國的精神。我常說，文化是國力的總和，我們對於現代文明只取運了一些皮毛，教育無方針，政治無法制，軍事無國防，經濟無基礎，一切現代國家的立國的條件，我們皆有極大的缺點。兼弱攻昧，是侵略者的手段；假使我們不弱不昧，還怕野心國的侵略嗎？這一點不僅要責備我們近百年來的政府及國民，同時更要痛切喚起我們知識界的發憤懺悔。我們要使中華民族不列入失敗之林，將來不成為歷史的死人，從現在起一直到我們的萬世子孫，都要老實認真從文化上努力。這一項做不完的工作，不僅將使我們戰勝一切強敵，且將使我們的民族永遠繁榮存在於宇宙之間。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九日於漢口。

「我們縣會台山一帶的民間槍枝是很多的。這些力量能够運用起來是多大的呢！」

「是的，全廣東省的民間槍枝總有四五十萬桿的；一向說是有八十多萬，但這數目恐怕還不止確的，五十萬之數是少不了。我們果能動員起來，這是何等的威力！」

「現在，我們底辦法是確定了，民間的槍枝始終為民有，政府是決不收取的。政府軍隊的槍枝，難道還不比他們多，比他們新式犀利嗎？但我們從來也就不會作此想的，因為甚麼辦，不但不能夠增加軍隊抗戰的力量，而且是還減少了民間的抗戰力量。抗戰是需糧全面，萬不能把武力集中於都市以至任何一個地方來的！」

「政府不祇是不收取他們底武器，而且還要負責賠償和獎勵。比方為游抗戰失掉了一枝槍，政府決定是照價賠償的。甚至消耗了若干子彈，政府仍照數發給。還有，政府不但不將他們自置的槍枝收取，要是他們拾獲了敵人的輜重糧食，子彈，槍械以至炸彈大炮及其他一切軍用品時，仍然通通歸他們所有，政府全不過問，而且還要發極大的獎勵他們！」

說着，他笑了，我和鍾先生也笑了。真的，我們很希望有這麼一天的來臨！你看，廣東的民衆們奪得了敵人底軍實了，領獎了，領獎了，多快樂！

「廣東的人民是慷慨不得的！一來是他們特別富有愛國家愛民族的質素。大家說，廣東是革命策源地，這意義純粹是民族質素所造成的。二來，就是剛才說過的廣民的民衆武力。我們在梅關附近都

香港準備好了麼？

SHEN
沛滋譯

近四月來世界論壇多側重在上海，但香港會不會變成「上海第二」呢？這問題，祇以日軍由京滬線紛調南這一報告來看，即可獲一正面答案：「會的！」香港——這殖民地，第二直布羅陀，世界聞名的寶島——在現在，是遭受着日本正面的威脅了。

倫敦方面也說要加強香港的軍備，不但將原定防禦工事完成，並且已實施新海防計劃。保衛太平洋（連新加坡檳榔嶼等港在內），要費足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磅。第一先充實遠東中國海面的主力艦隊，增加魚雷艦，航空艦，驅逐艦，補助艦，其次，在外交上，與葡已默契一切，將澳門（葡屬軍事要地，距香港不過四十英里）已劃成聯防線。

局外人對於香港之銳意準備務使成爲「準直布羅陀」絕未知悉。當然，此種準備，絕非可以輕易顯露。大不列顛當局對這要案固然從未聲張，即住在香港的人也夢想不到。不過，牠的代價，已足與新加坡相等。像這樣，就算日本吞了整個遠東的話，香港終於是她的滑鐵盧。（註：拿破崙失敗處。）

現在所謂香港，絕不是一八四一年僅有三十二方英里之一孤島而已，現在有無數的小島嶼，都在她的懷抱中——像 Lantau，本身就比香港大，近廣東的新特區，面積有三六〇方英里，一八九八年租租，約期九十九年。所以，香港不僅是遠東海航要道，她是把珠江流域水陸命運的華南商業中心

。無怪其在各要隘加強武備，以防威脅。論商業，論交通，香港確有其得天獨厚之處。

爲了中國之會反抗，香港確安睡了好些年。可是近二十年來之風雲變幻，她不再靜下去。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雖然沒有波及她，但一九三五年日本暴行的結果，却把她的防護預算追加了五，〇〇〇，〇〇〇磅。

目前，香港已完上項預算中之秘密軍備。今春的大演習，是檢閱計劃完成後的成績。當慎重故，禁止非英陸軍部人員攝影。而檢閱結果，故作一漫不經意的公告，上有「相當滿意」四字。

話又說回來，香港這兩年究竟怎樣？先講道路吧！香港在這兩年中，不知開了多少新的路。老實說這不是爲了交通，更不是爲了風景，目的却在道路本能以外。重要的支幹線路而鋪得極考究，且無一不適合於輕重車輛位置的提設。香港本身如此，九龍新特區也是如此。要是你有與走向那些路的話，巡捕會問你：去幹甚麼？會問你是不是新聞記者？會得告訴你這些路是不給人走的！哦，香港竟有許多不給人走的路！不，不過祇是不讓局外人走，而且，局外人要無條件的避開那裏。

從匯豐銀行到密爾街向那些新開闢的路，愈望愈感「神祕無極」。這一條條的「有意想不到的効力」羊肚腸的滋味，日本人會有一天要嘗到。

香港的發勇國，不像從前那樣官樣文章，現在

可以看見民間的槍枝，鐵道此刻還不盡量運用。等到敵人來時，像收柴般的拾去嗎！我們的槍枝動用起來時，可以殺敵致果的，要是收藏在那裏呢，給搜到了，槍固然是沒有了，就是個人的性命，也沒有誰人可以担保的！

最後，他談到處斷事變與聯絡相應的問題：他主張敵人還沒有打進來時，幾人們還得是依舊來耕種，工人們依舊做工，商人們也在管理他們的生意，祇須把搏鬥的技術，練習得好好，取得共同的請求就是了。未到作戰時期，還是各人往下繼續去生產，因爲他們的崗位是固定的。重要的國防要區，自有國家的軍隊來担当，祇是敵人到了時，大家起來就是了。

「我們要做大氣，打日本，不要爭小氣，報私仇，來打自己人！一般的鄉民也許還有了，少的民族和房界觀念存在府府，比古爭地界呢，祖產呢……等，如果集權了槍枝，起來要幹這門無聊的私鬥，那是政府必須絕對禁止的！我們不容許鄉間有半點兒土匪劣紳勢力的存在，我們更不願意國內有絲毫的官僚政治的發生！如此下去，我們底抗戰前途，勝利是佔有絕對的把握的！」他用雄辯的爽朗的語調來把我們這次的談話來結束。

「余總司令給了我們許多高明的意見，和很切實的辦法，我相信一般的民衆聆悉了，必然是很安心和快慰了。」

我們在余先生剛才喊我進去的華堂門口跟余總司令辭別了。在車上，我跟余先生談起北伐時代第四軍裏面的四位出地的人：現在的雲挺，黃琪翔的兩位，都在前線跟敵人拚命去了，我們在等待着余總（培南）的兩位，在華南國防前線建樹爲國爲民的功勳吧。（廣東新報第二版）

是經過調整而大大擴充。時時操演。命令由英軍部直接頒布。各種配備。現已達到名符其實的期望。至於正規駐防部隊，業已全部機械化，十六寸口徑以及大小槍砲均重行配備堅固。要是你看到香港那已設置的砲位，（一座有極好的路，隧道，八寸口徑，絕佳位置的砲台），你會懷疑這這樣大的傢伙，竟會不合時代需要而遭棄棄，並且想得出新築的砲台的威力，是何等偉大！

眼前，正是工兵們努力裝置地下砲位的時候。他們總是朝出暮歸，歸來總是精疲力倦。要是問他幹些甚麼，他總是說：「亂七八糟，莫名其妙。」但從他的衣服上的污跡來推度，他一定在九龍，香港，人所不注意的地方，泥濘裏，荆棘裏，三和土裏秘密工作。他永不會告訴你的工作所在，也不會露出那十六寸口徑的傢伙的移動所。他至多帶着滿足的神氣肯定地說：「日本若犯香港，是她在找死！」像這樣的豪語，當然有牠的實力背景。

香港的防空（防台洞及母艦上飛來的日機），要算最完備。不但空軍及防護團比以前增加一倍，而最新式的測音機，其完美更無可倫比。高射砲的口徑，不過四寸左右，而其功能可及一立方里。以此項機械，完成火力網，卵翼香港，其欲射擊飛機，可毋須精準而自命中。測音機可以測出飛機的位置，速率，方向，航程，高度等等。果例來說：既測得飛機在1000呎戒線內，立發射擊命令，幾秒鐘內，即能發揚其火力及於一二立方英里之範圍。像這樣，就是天空中的小蚊蟲，也都會被打下來的。英當局並不專顧高射器就算有了空防。皇家空

軍（R.A.F.）補充得很可以。人們都知道香港祇有一個飛行場——而且是商川，歐美的航空站——事實上，香港起碼還有一個飛行場，新特區至少還有兩個。目前香港有三〇〇架以上的飛機，駕駛員及軍事配備，無不齊全。

我親眼見過香港空中有七盞燈，那無異說：至少還有七架飛機在夜航；此外還有三架沒有燈的。說時遲，那時快，探照燈萬盞齊明，一道光發現飛機，五六道光立即跟隨，六七架飛機追逐翔舞；瞬間，發現敵機兩架，五六道光死釘住牠。像這樣表演，在兩星期前無間晴雨的夜裏都試過。

要是遇着敵機胡亂投彈的話，香港有的是防空壕和避難室。兩星期的演習，有過一五〇〇〇〇〇市民參加，偷過夜襲，香港早就練熟了「燈火管制」。

香港看起來是海軍根據地，她算是有她的準備。艦隊調動遊弋，日夜不息，忙極忙極。過港的人們，大概都會看見。

香港的主要軍港，是在三〇〇〇呎高度的叢山下，牠有十英里方圓，是世界最好軍港之一，所以叫牠「第二直布羅陀」。港內有軍用船塢，海軍貯藏所，經常停泊之艦隊有兵艦二十五艘，可是再多也可以，再大再行，此外還有許多許多乾船塢，可修理兵艦上任何部份。

算得摩登的美國的巡洋艦奧格斯特（Austen）以及亞細亞艦隊（The Asiatic Fleet）其配備仍趕不上遠東英艦。香港港裏停泊的裝甲最最新式的魚雷艇，驅逐艦，水雷敷設艦，掃雷艇，補助艦等。船塢裏仍在加工製造。

香港可供美法二國使用，因為美法在遠東實在沒有好的海軍根據地。所謂夏威夷，安南，遠不及新加坡與香港；馬尼刺關島設備毫無。新聞界會累以此問題之嚴重，促使海軍當局之注意。倫敦也會與荷蘭訂約對遠東的合作，但是不爲了香港，不得而知。

爲了保衛香港，她還有最新式的兵工廠，槍炮的食糧不成問題了。大量的無線電台，早已佈置好。索成問題的香港飲料，現已築好 Taitoe Dai 蓄水閘，完成戰時準備。食品一項，業已充分準備，足夠應付。

總之，香港是在準備發生意外了，意外或許會發生。爲了遠東在繼續受人威脅中，英內閣積極注意，並命加強香港武備。過去英日論者，曾異口同聲地說過：「英日關係，以香港爲第一線」爲了這個，才加強香港的軍備。香港也許會失陷於日本之手，果不幸如此，新加坡才是真的防線。

香港之銳意準備，外表仍是假裝鎮靜，外交界也瞞着。所謂日本威脅遠東，實際是威脅香港，不久以前，英日同盟，鬧得轟轟烈烈，可是最近，旨趣大變。像上星期東京方面竟教我們好生地管理殖民地，警告在港抗日運動，再拿日艦擊沉漁船，轟炸英人商船——像無湖事件。日本變了，環境已今不同昔，日本指彈刀的方向，已充分暴露出來了。香港目前狀況如此。列強在華利益不能說不要保護。「上海」或許要變成遠東薩利耶斯（Salsbery）（計：奧太子被刺地世界大戰爆發後）若不是「上海」，那便是「香港」！不過，總之，香港是已經準備好了。（譯自密勒氏評論報八十三卷，三）

我在中國教練空軍

John H. Jouett
周尙譯

作者係美國空軍中校，年前曾在我國協助建設空軍並教練中央航空學校飛機師。本文爲其對於中日兩國空軍實力的比較判斷，原文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份 *Osaka* 雜誌，題爲 *What Places Over China*。我們欲知我國航空怎樣發展？軍用飛機場怎樣開拓？空軍教官和航空軍醫是怎樣來的？我國飛機究有多少？東戰場北戰場的航線怎樣應付敵人？戰時日本的局而怎樣？戰時日本民衆是不是犯了寒熱病？日不航空對天泉是怎樣？日本空軍欠缺的是什麼？日本化多少錢辦理空軍？日本現有多少軍用機？日本空軍攻打中國能够得夠些什麼？日本飛機被中國毀滅了幾多？諸如此類的問題，可於本文得到一些解答。

(譯者註)

「這是我一個難得的機會，我於一九三二—三五年充任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空軍顧問，並指導三百五十個飛機師的訓練，他們現在正在趕走日本的飛機并作戰場上的警衛。」

坦白的說，我願身於中國，援助組織中國空軍，成立航空學校，實在是一件不十分高興的事，雖然後來因為有遣機會幫助中國，也覺很是愉快。我解除了二十年來美國軍隊的職務，爲的是要做個自由的公民。我在一個油公司裏有差役遲遲行政職位，所有的事件又很友好合作。這正是我享受有趣味的公民生涯的機會，想從此停止軍隊的漂泊生活。

中國需要近代的空軍，同時還需要西方。國家受有良好訓練的空軍人員協助她發展國防。美國駐滬商務部隨員是一個老飛行家，對於飛行事業異常熱心。他與中國要人往還頗密，從他的提議，於是一隊退職軍人的美國公民來到中國，協助這件事業的完成。商務部許多熱心的職員盼望這新的展開，

竭力完成這個組織，我們空軍人員遂來到中國。

當時中國的境遇是這樣的：日本於一九三一年侵略東北翌年，攻打上海，中國政府相信中國爲國家民族而抗戰，爲時已不在遠。欲建設沒有訓練的海軍人員，所費年限太長；而戰艦本身的資本非千百萬元不辦，且其數目一定爲日本所超過。

中國知道對外貿易必須靠海洋，並且知道一個國家能控制航路即能控制貿易。日本靠她地理的優勢，竟然控制了這些航路。堪察加（係蘇聯在亞洲之地）以南羣島，包括着台灣，都是日本的所有物，她可利用這些羣島，封鎖亞洲的海岸。

中國政府看到這個危機，便下了一個結論：中國需要大隊轟炸機配以驅逐機，戰鬥機，偵察機和運輸機，這有很大的防衛力而其代價比較低廉。

我於四十八小時內自新奧爾良城飛至華盛頓。電告中國政府接受聘任。我的第一件工作是檢查美國空軍校所延誤的二百萬飛行生的成績，以

這些人中選拔了十個飛行教官。飛行教官隊由馬爾德任隊長，工程隊隊長則由克拉克(G. B. Clark)任之。另外聘請一位美國著名飛行軍醫及五位機械專家和我的一個秘書，組成這一行隊伍，護照初到時，我與妻子等共赴中國。

我們計劃航校的課程並攜帶，最新出版的教科書，這是當然依據美國航空軍校的教學和行政。因為美國一會與中國動干戈，故所有的軍事航空，無不一和盤託出。但是我們保持美國公民的立場，我們並不是去加入戰事，我們的工作係純粹的顧問性質。

雖然，我們總靠自己的力量，一直爲着航空學校努力，信任了美國商用和軍用飛機的特性以後，中國在最初二年間曾購買二百多架各種式樣的飛機。美國飛行家爲中國建築了五所堅實的飛機倉庫和一個近代式的飛機塢。在商業的觀點上看來，我們的使命“說成功”了。但是我們的個人興趣都在教導年少英俊的中國人飛行。

中國政府開始約有飛機五十架，有英國造的，有德國造的，也有來自美國的，駕駛員約二百人，有幾人曾在美國學習飛航，多數駕駛員已練習過，至少五年了，他們曾經多加抵抗日本的侵略，同時也在兜拿剿滅土匪，軍閥，和叛亂。他們大概知道怎樣的飛行了。但把這些飛行員甄別了一看，發覺二百人中有一百五十人欠缺才能和敏捷，並未達到中央航空學校所定的標準，如今必須酌量加以淘汰了。

自然，這批天空的飛行員一定要設法保留他們